民主：邦民为本 仁义为则

李飞跃

我国有着漫长的奴隶主或君主专制历史，加之传统民主与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差异较大，于是很多人认为我们缺乏民主传统。事实上，我国历史上不仅具有丰富的民主实践，也有丰厚的民主思想。其中，尤以民本思想、仁政学说与中正之道堪为传统民主思想的三大渊薮。它们与西方现代民主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部分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今天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

民为邦本 顺天应民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民主思想的核心，它认为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不是神授、天命或世袭，而是民之所与，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要将政权的稳固建立在提出符合民情民意的政策法令基础之上。在君民关系上，常将其比喻成舟与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统治者要顺应民心民智，要处理好相互之间的主从关系，甚至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在。《魏氏春秋》记载夏侯惇劝曹操称帝时说：“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如果罔顾民心民意，恣意妄为，即使一度强大的秦隋帝国，也难免二世而亡。贾谊《新书》就曾尖锐地指出：“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

民本思想最经典的概括就是《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还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观点，确立了以保民、养民、亲民、惠民等为核心的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就要听取民声，要“谋及庶人”“询于刍荛”，按照民众最广泛而真实的意见实行治理，而不能一意孤行，闭目塞听。西周时召公谏厉王止谤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国语》）引导民意合理地表达，顺天应民，才能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认清权之所自、所系、所为，自然会有所戒勉，自觉处理好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君仁臣义 君民同乐

关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民众关系，先贤们作了诸多设计和论述，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儒家的仁政学说。

儒家十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强调施政要尊重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尊严，要“安仁”“利仁”，为民众谋福祉。如果当权者缺乏同情同德之心，罔顾民瘼、暴虐无道，就会失去权力的正义性与合法性。齐宣王曾询问孟子说：“汤放逐桀，武王伐纣，有无此事？”孟子回答说：“有这种记载。”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从容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暴君不施仁政，戕害仁义，臣民便不再奉为君，而是视作独夫民贼，人皆可讨而诛之。

杜牧《过秦论》指出强秦“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的原因，正是“仁义不施”。很多君王以上古三代为理想社会，亦是追慕其君仁臣义、君民同乐的和睦相得。可以说，仁政学说是传统民本思想进入了理性阶段的显著标志。

不偏不党 平等协商

中正之道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为人处世和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原则，它主张在政治上“允执厥中”“执两用中”。一方面，个人要自律自重，不偏不倚，主持公道，维护正义；另一方面要倡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荣辱观，最大限度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民主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双赢和共荣，而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如果将民主简单等同于分权、选举或票决，虽然一时胜负分明，但彼此之间如果缺乏合作，利益不均，“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不能真正化解矛盾，和好相处。立异者可能结为朋党，苟同者可能沦为乡愿，两者对于大局都是有害的。

因此，古人奉行“尚和去同”“不偏不党”的原则。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赞成的，也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反对的，一切根据“义”的标准立身行事。平等协商，当同则同，当异则异，求大同存小异，不仅尊重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兼顾不同群体的个别利益，避免了多数人决定少数人命运的简单专政；既维护了社会的良序发展，又促进了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正是民主协商制度的实质。

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权力的所属与施用。民本思想、仁政学说与中正之道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初步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性质问题及使用原则问题，是奠定我国传统民主思想的基石。

我国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民主机制，但统治者的民本思想，施政者的仁政理念以及民众广泛服膺的中正之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维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当下的中国，执政者只有把民主的理念及其实现方式根植于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同时在观念与实践上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完善和发展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 中国最美古村

唐龙社：通天河畔“高屋建瓴”

索南多杰

堂龙社经典民居

位于青海玉树仲达乡唐达村的唐龙社，北面西面通天河环绕，以种植青稞和牧养藏系牦牛、绵羊为传统产业。唐龙社南依山麓梯田，地势南高北底，高低错落渐次呈阶梯状，南部山峦连绵起伏。

唐龙社保存有寺院建筑以及大量民居建筑，曲折的巷道和山间小道、古老的玛尼石堆为村落脉络、人文走向串起了历史与现实的经天纬地、山水布局。唐龙民居体现出藏民族特有的山地营造技艺和建筑形制，见证了藏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建筑本身所具有的防御能力、结构体系、建筑形式，凸显了当地人在长期生产中对“水、田、村、山”空间体系的认知力和生存智慧，是高原自然与文化美妙结合的典范。

唐龙社石砌楼之间彼此贴临，形成连续而有机的村落肌理；气势恢宏的唐隆寺是宗教中心，民居依托宗果寺而建；玛尼石堆折射着藏民族祈求平安、和谐、和平的藏传佛教信仰；在村寨小河边的水磨坊里，时常可以看到磨面的场景。

青海省玉树早期民居多建在半山腰，取用就近林木山石材料。其房屋以土木结构为主，建筑整体是前仰式平顶屋。墙体以厚重的土坯或石砌成，或用土夯成，室内光线昏暗，装饰朴拙，有一些碉堡式楼层，既实用又有防御功能。后来，民居逐渐移向平坦开阔地，多为坐北朝南走向，每户民居砌有棱角分明的院墙，院内房屋雕绘墙体壁画、橱窗梁柱内饰等图案。整个建筑人畜兼用，楼层底层圈养牲畜，储藏货物；上层主要为生活起居用房。唐龙社在此类民居院落中极具代表性。

唐龙社遗存清至民国年代的传统家院2处，古建唐隆寺、玛尼石堆各一处。传统民宅建筑覆盖全村。唐隆寺建筑是藏族地区始建较早的寺院之一。全寺由大经堂、护法殿藏经殿、两面僧舍建筑群组成。大经堂是全寺的主体建筑，厚重的片石墙，金幢凌空，体现出寺院的庄严、肃穆、凝重和神秘。

普通民居建筑布局为传统的集聚式，土木结构平顶房，片石墙用当地山石打造，墙体横切面呈藏族传统的底厚顶薄梯状形制，围墙四角顶放置白石头，紧贴围墙布建房屋，整个院落建筑由牛棚、厕所、草房和大门组成。房屋是院子的主体建筑，坐西朝东；二层居室由客厅、厨房、经堂、卧室组成。建筑体木结构为抬式屋架，以柱承梁，推拉板式门，木栅窗，草泥抹内墙，屋内布置藏式木床、炉子之类。

经典民居建筑为藏式小院，土木石混结构，平顶房二层石木楼，院墙为梯形片石墙体，底层用石头砌起，上方垒成梯形片石墙，石砌楼底为垒石砌墙，大石筑牢地基。石砌楼廊窄室宽，深浅有别，穿斗式木构架，面阔5至7间，进深大一间；屋顶木构架为横梁纵檩，竖排椽体，厚木板条和片石罗列铺成，每间的柱子上均雕刻花草纹理图案，工艺精良，造型逼真。木板梯连接上下楼，较窄且较陡；客厅正面设置方格花窗，一层室内用草泥全铺土墙面，二层楼面用灌木树条编织成篱笆墙，墙面现席状水波状，墙外内用草泥抹平。一楼做仓库、畜圈等，仓库内堆放麦草、犁铧、背斗、木桶、牛鞍、马鞍之类的生活用具；畜圈里饲养牛、羊或马匹，房顶周围整齐堆放烧柴和青草。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时节，干柴烧火造饭，青草喂牛羊。

这些传统民居功能特别齐全，覆盖了生产、生活、信仰等方方面面，是藏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社会、宗教、艺术的结晶。

□ 汉字故事

磐陀石下文字辩

杨立新

在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浙江普陀山，有一块被誉为“天下第一石”的磐陀石。它左右悬空，凌空孤峙，石身与底座衔接处间隙如线，似断若连，看似摇摇欲坠、险如危卵，实则稳如磐石，堪称普陀山的一大奇景。

普陀山“磐陀石”刻石

磐陀石上，有明朝万历年间抗倭将军侯继高题写的“磐陀石”三个擘窠大字，笔力遒健，奇崛险峻。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却流传着“一块磐陀石，居然三个字中就有两个错字”的说法。

2001年4月我去宁波采访，顺便去普陀山一游。行至磐陀石下，就听导游介绍说：“大家看，石字上多了一点。据说侯将军题字时，大石左右摆动，摇摇欲坠，于是他在石字上加了一点，磐陀石便稳稳当当地固定住了。”

一听就知道这是旅游景区附会编造的所谓传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让游客增添游兴和谈资，亦无不可。我缄默不语，付之一笑。

没想到导游意犹未尽，又介绍了另一版本的说法：“又有说侯继高当时在定海一带领兵抗倭，题字的时候，刚好是舟山沿海受倭寇侵扰、部分领土被占领的时候，他觉得舟山领土不全，故而‘磐’字的‘舟’上少写了一点。等后来舟山收复的时候，侯将军又被请来加这一点，加之前他感慨踌躇了半天，正要写的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身子往侧里弯了一下。结果点是点了，不过，因为这一弯，却点到了‘石’字上了，因此就造成了‘磐’字中的‘舟’少一点，而‘石’字多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此说有鼻子有眼，好像亲眼目睹一般，实则荒谬绝伦，确有辩白一番的必要。我便上前问她：“‘磐’字哪儿少一点了？”她手指一扬说：“瞧，那个‘磐’字里的‘舟’中原本是两点，现在只有一点了，你没看见吗？”我恍然大悟，她是把“舟”字下面的一点当成钩了（“磐”字因结构复杂，各部之间需要相互避让，故书写时“舟”可以不出钩），这才敷衍出了“磐”字少一点、“石”字多一点的说法。

既然开口了，我索性就与导游说道说道，“‘石’字多一点那是‘石’的古文写法，不仅多一点，多两点也可以的。”

以上是我在磐陀石下与导游发生的一场文字论辩。口说无凭，今儿还需要引经据典论证一番。

关于“石”，《说文解字》解释为：“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而这个多一点的“𠂇”字，您在字库中就可以找到，明代的《正字通》称：“同‘石’。隶加一点（一画）作𠂇，象碎石形。”汉《祝睦碑》中亦有“登山镌𠂇”。现在明白了，“石”字中的那一点原来指的是碎石。“口”为大石，“、”为小石，古人造字何其周详！

无独有偶，2011年，新剪彩的福州乌石山风景区也爆出了与磐陀石一样的“𠂇”字。据5月26日福建《东南快报》的消息《乌石山的石字多了一点 很多人说是错别字》称，很多游客对“乌石山”刻石上多一点的“石”字议论纷纷，认为是个错别字。其实，“乌石山”是从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法帖中集字而成。

乌石山风景区“乌石山”刻石

说了这么多，咱们再回到正题：侯继高题写的“磐陀石”，为何要用多一点的“𠂇”字？这显然不是随意而为。因另一端的“磐”字笔画较多，“石”字有些压不住，故借此一点以求得平衡。古人写字讲究字字有出处，一般不会写错字。所以，一旦出现与现行汉字不符的情况，我们需要依据一定的文字学知识和书法常识来判断，不要随便就往歪处想。